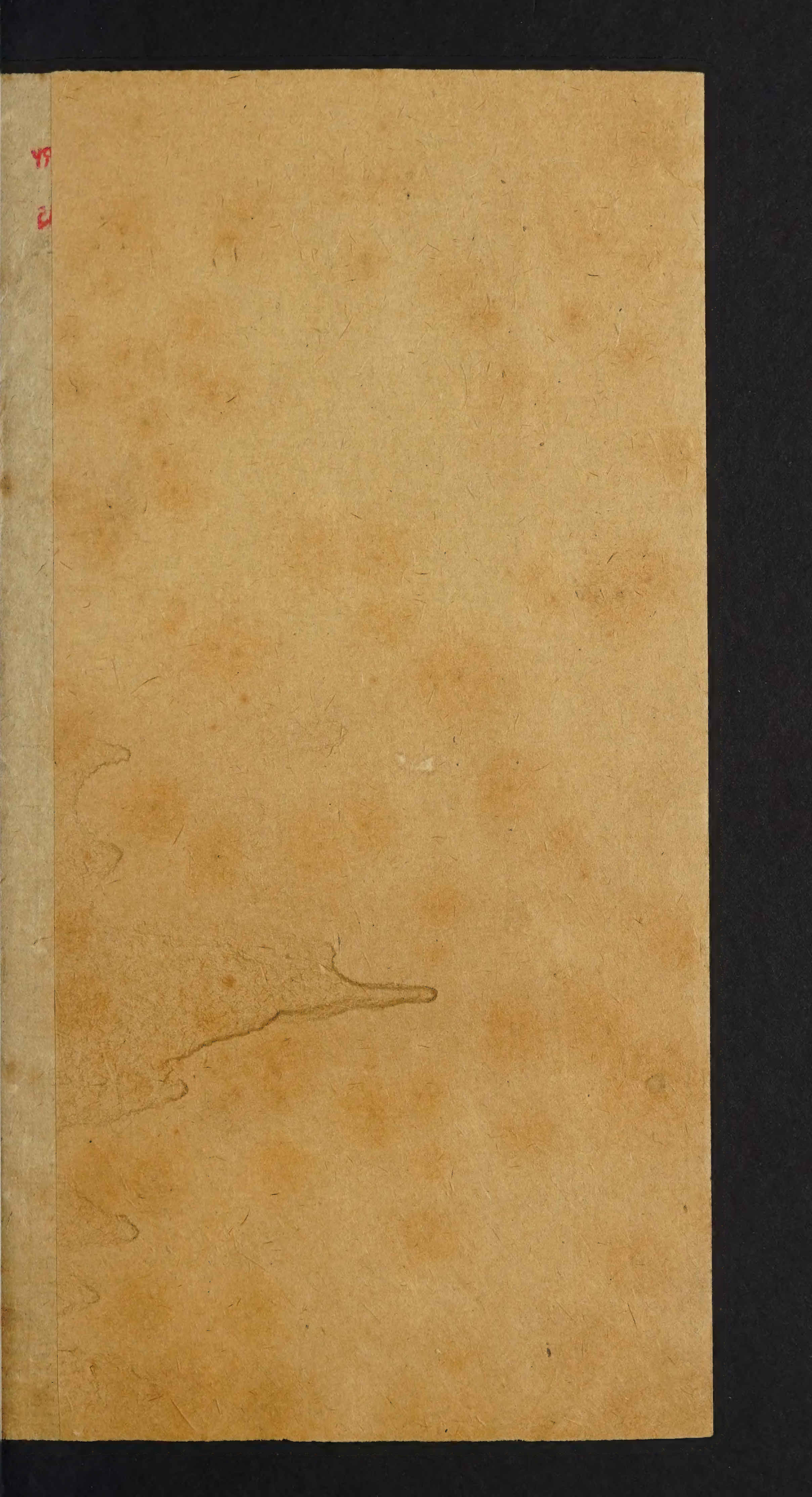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拾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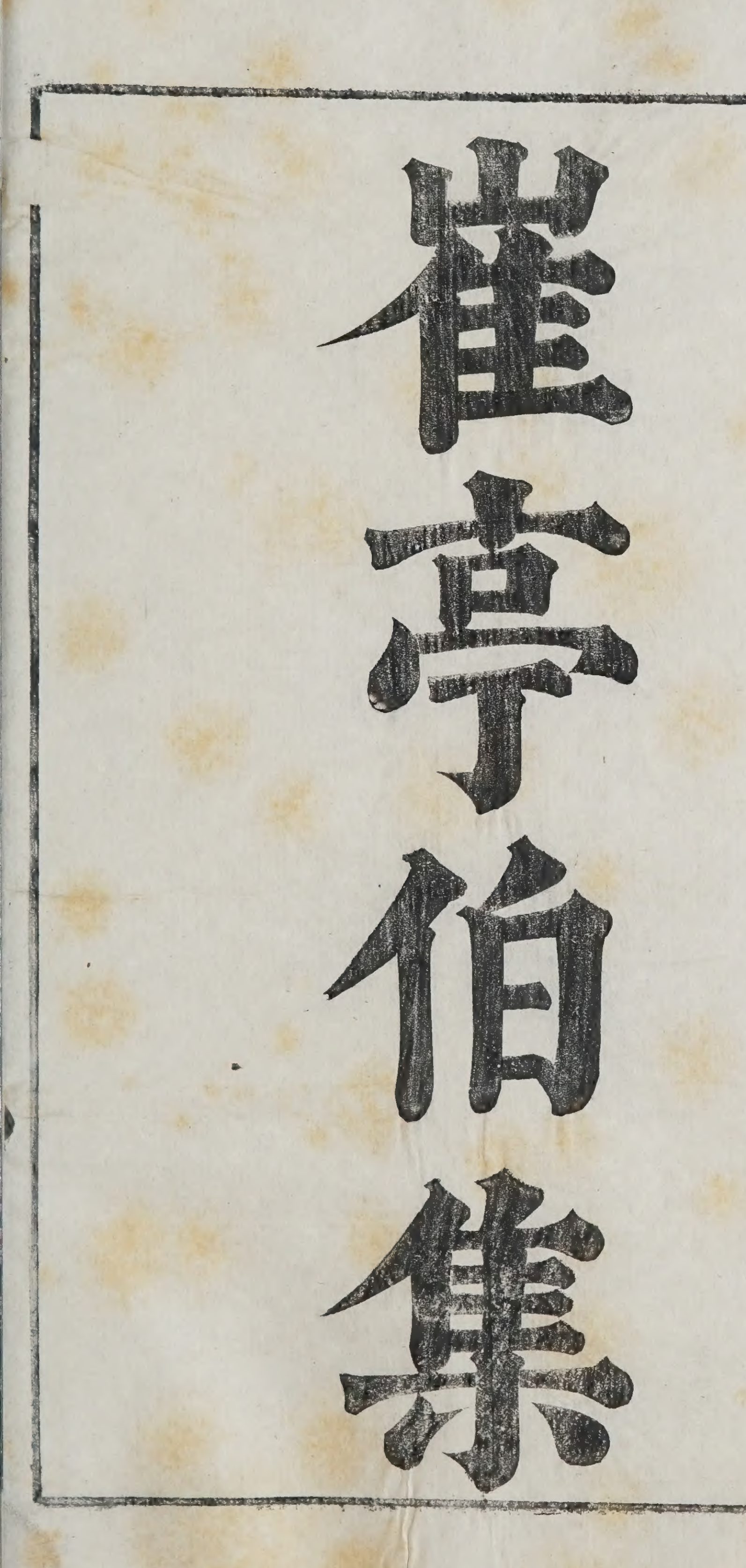
東漢 崔亭伯

漢 張河間

v. 10






崔亭伯集

崔亭伯集題辭

漢肅宗好崔亭伯文章稱於竇憲有貢龍之目憲遂揖爲上客自古文人遭時遇主未或無因而前趙良嬖人長卿狗監作合之始不辭汙泥亭伯以四頌結知天子躬親薦達貴臣曳

屨迎門其榮重亦百世一時也賈氏驕恣屢獻規誡忤意見疎樂浪小邑竟長甘肥遯披其文詞十過杜欽之說王鳳矣亭伯少與班傅齊名未遑仕進時或譏其玄靜乃作逵旨以匹解嘲立言之致初若符節及其終也

子雲抱恨於投閣亭伯成名於遼陰
文之爲文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崔氏
顯人西漢代有崔發諂事王莽官至
司空崔篆羞之閉門滎陽重自傷悼
而賦慰志言及建新其耻同於伬詩
之垝垣復闕也亭伯處士年少箴刺

貴戚翻然高蹈無忝先子此之謂乎
何必銘昆吾之鼎勒景襄之鐘然後
名得意哉

婁東張溥題

東漢崔亭伯集目錄

牋

與竇憲牋

又

又

箴

太尉諸箴

司徒箴

大理箴

虎賁中郎箴

銘

附錄

崔亭伯集目錄終

東漢崔亭伯集卷全

漢　安平崔駰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反都賦有序

漢歷中絕，京師爲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祸敗之機，不在險也，

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討高胡，斬銅馬，破

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眞人乃發、上貫紫宮、褒徊天闕、握狼狐、蹈叅伐、闓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湯之遺風、背崤函之固、郎周雒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大將軍西征賦 有序

主簿騆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

峻坂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目武鼓鏗而雷震

大將軍臨洛觀賦

濵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閒敞超絕鄰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栁猗猗旣乃日垂區陽中矅內光弛銜縱策逸如奔飈

著述

達旨

或說巳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巳。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

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怲儒。疏軒冕以崇賢。卒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

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
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淯樸散離人物錯乖
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
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
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
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
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
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纔塞路凶虐
播流人有昏墊之尼主有嚋咨之憂條垂藟蔓

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
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
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
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
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
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
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
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

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
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
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
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
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
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
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
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
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

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黎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聰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呼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巳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

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蘩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吴札結信於邱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

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宗

華嶠書曰、駰譏楊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
釁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
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皆士之贅行。而云不
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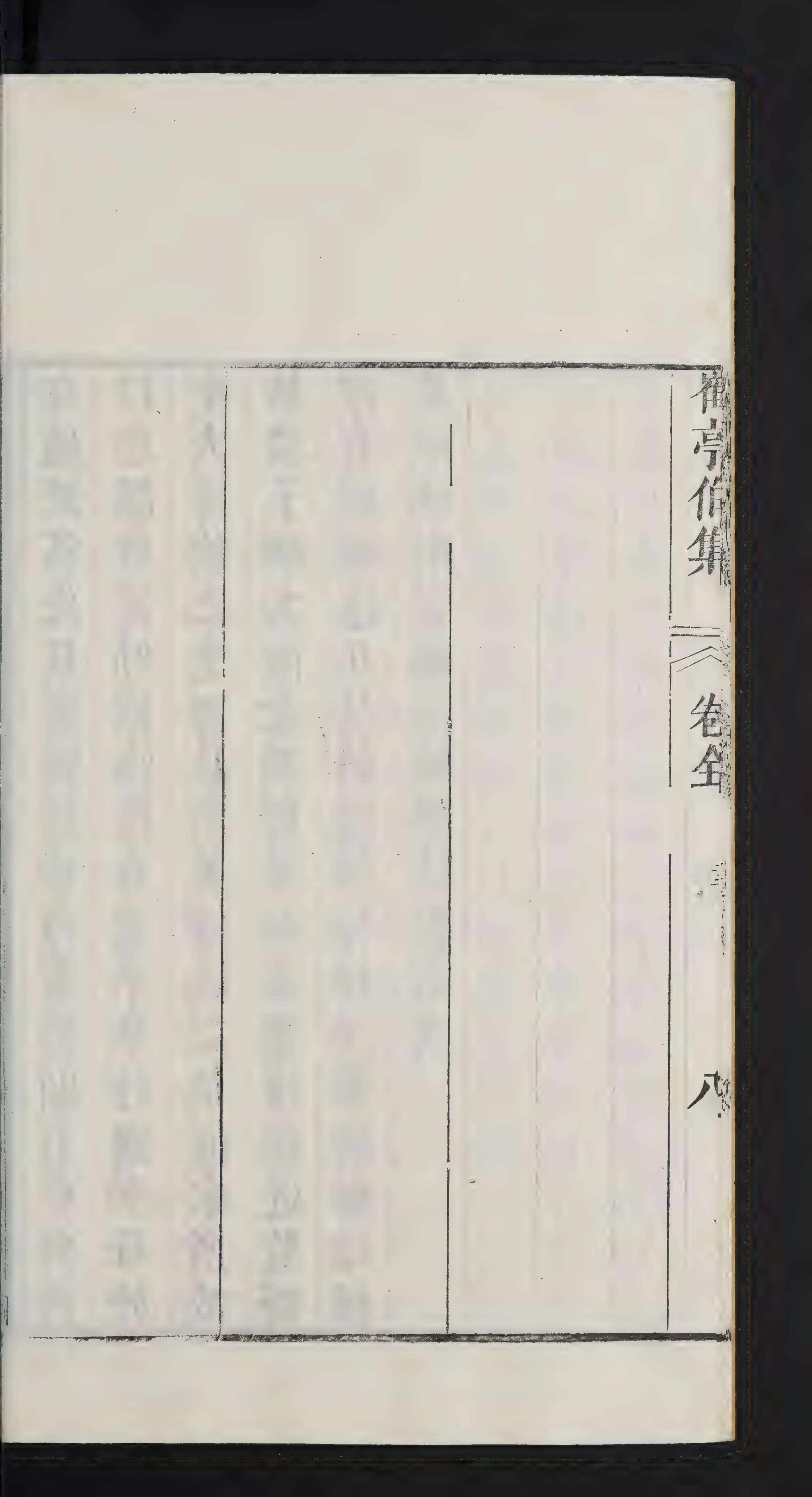
書

與竇憲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

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巳復禮終受多福鄧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淯淑

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典。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牋

與竇憲牋

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麋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太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爲要資

也。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北堂書鈔載牋云主簿職在拾遺夙夜致思，智慮淺短，何益也、選注載奏記云珥筆持牘，拜、謁，曹下、

與竇憲牋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君侯以野幕爲府前世封青故事也

與竇憲牋

將軍窮絕天阻萬里長途。

箴

太尉諸箴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群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纏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頽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强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與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黔甿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憊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邈矣皐陶、翊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復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愼于爾官。

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顔。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儆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虎賁中郎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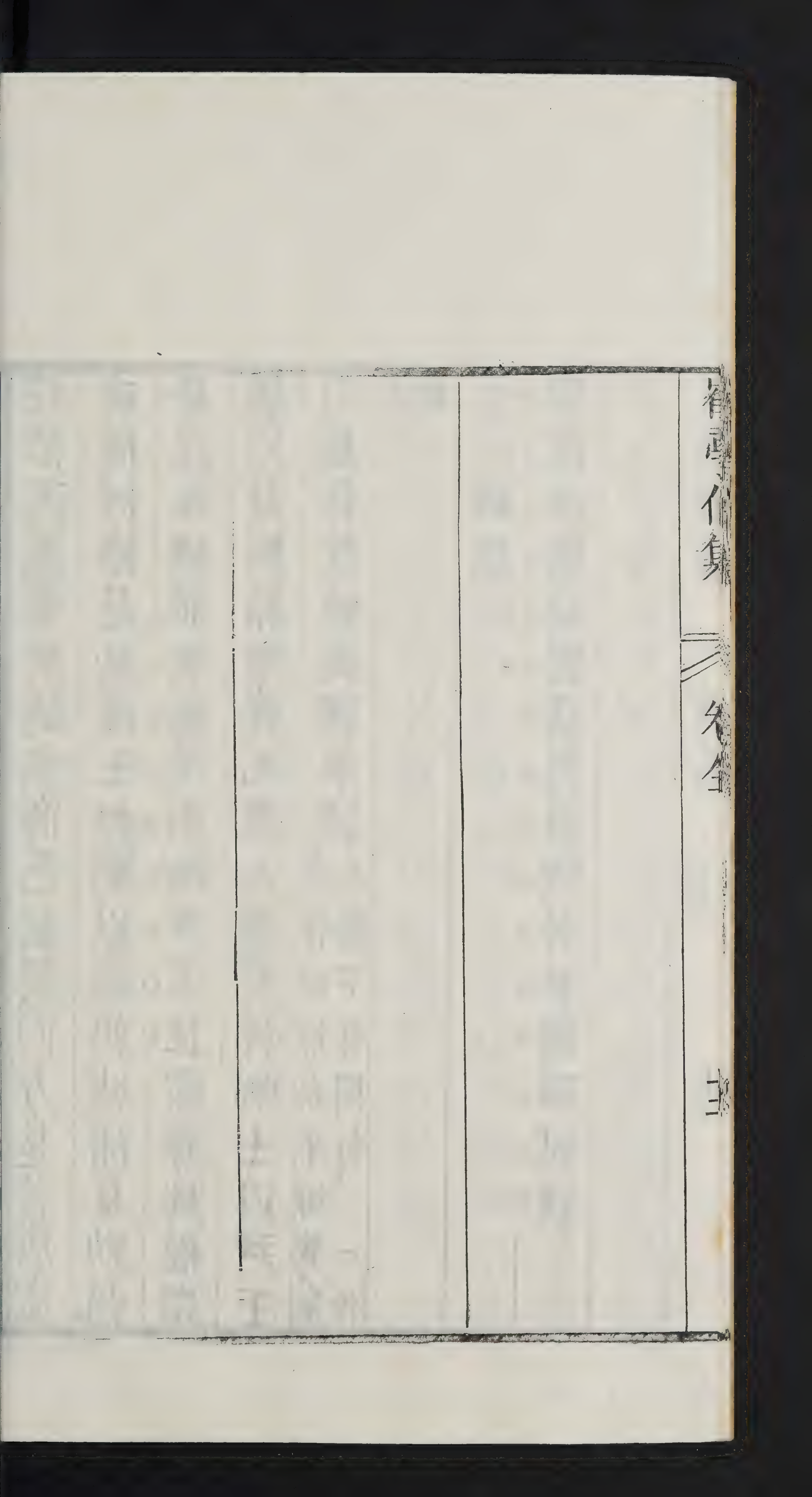
赫矣帝臣、爰奮厥武、桓桓征夫、矯矯其旅、王師是成。戎事是禦。惟鳥之鶚。惟霆之發。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成閑邪憂其萌孽

河南尹箴 御覽作揚雄誤、西漢無河南尹、

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鶉墟，諸夏勁强，是從是橫，徹我牆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爰作四句，太平御覽案入秦下有闕句，一作之經、

酒箴

豐侯沉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銘

仲山甫鼎銘

鼎耳華、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車左銘 三銘古文苑作傳毅、

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夏文苑作氏、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耇老，于我是匡，惟覽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責，內顧自敕，匪皇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儉文苑作約。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胥，歙然若虛。失音逸

樽銘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壘儀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圀咸歡、圀古國字

襪銘

機衡建子、萬物合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萬世、子子孫孫、

縫銘

惟歲之始、承天嘉德、皇靈　顧　國綵綬克贊以　朝廸、

刀劒銘

歐冶運巧鑄鋒成鍔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

龍淵太阿干將莫邪帶以自禦煒煒吐花

刻漏銘

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咸渥潤封傳今覽爰暨四極

六安枕銘 言六面皆安也

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宣躬終始不忒

扇銘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睎露散霾、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風時披、



頌

上四巡頌表

臣聞陽氣發而鶬鶊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西巡頌有序

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立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記。

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巡畿于西郊因斯萬物凝德綏俗昔既春遊今乃秋穡

南巡頌 有序

建初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州以望衡山顧九嶷嘆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

惟休蒸之鴻德允天覆而無遺壯雲行之博惠淑雨施於庶黎

東巡頌 元和二年章帝東巡狩一作傳毅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廸厥倫矩坤度以
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
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
之事于時典司耆耇載華抱實逌爾而造曰盛
哉大漢旣重雍而襲熈世增其德唯斯嶽禮久
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
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勸
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
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

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哀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闕 三軍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霆、隱隱轔轔、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之象車、躬東作之上務、始八正於南行、古文苑厥倫下有纘王命肩漢輿句民作人訓作馴騶作鑾、

北巡頌 有序

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出于河內、納青兗之郊、回冀州、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禋潔享祈、歆嘗百神、爰始賦政、授務于人。雍容清廟、謐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登中山、天帝觀神農、將省陽穀、相天功、巡東作、

漢明帝頌

帝乃負扆。執冑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北征頌

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

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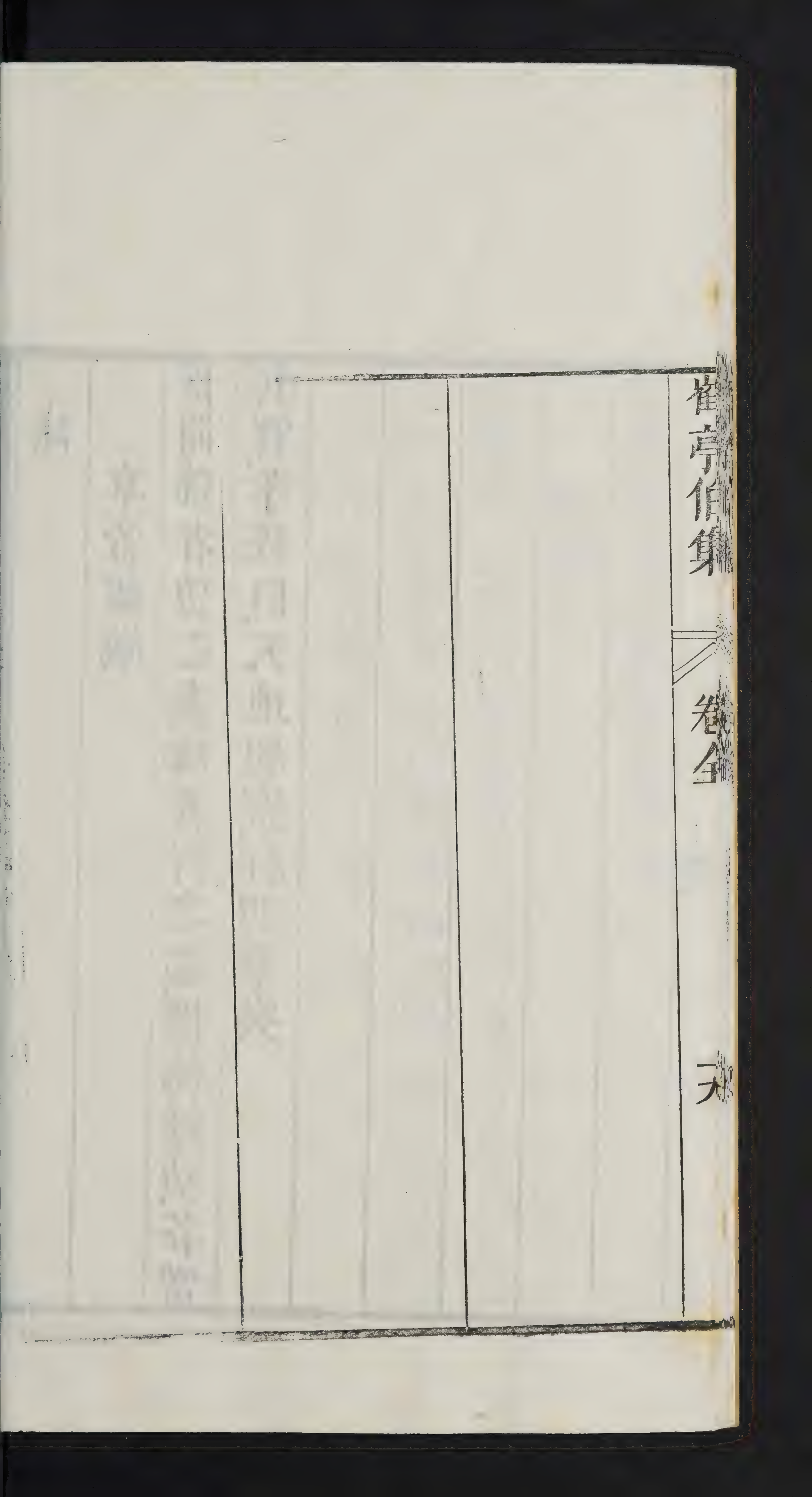
杖頌

爰植根於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寓浮雲而貽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爲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承保百祿、壽如南極、子孫千億、

議

章帝謚議

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論

博徒論

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壠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錐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又

牛臛羊膾炙鴈羮鳧鷄寒狗熱重案滿盈

適逢長史。撫綏千車。蒸羔炰鱉。餁鶬煎魚。但到

酒鑪。不醉無歸。

七

七依

客曰，乃導玄山之粱，不周之稻，礱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鮭，滋以陽樸之薑。蘇以壽木之華。鹺以大夏之壃。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歡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袖皃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

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彎繁弱。鼓千鈞。死獸籍。聚如山。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雜文

婚禮結言

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

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倖比則姚嬀載納嘉贄

申結鞶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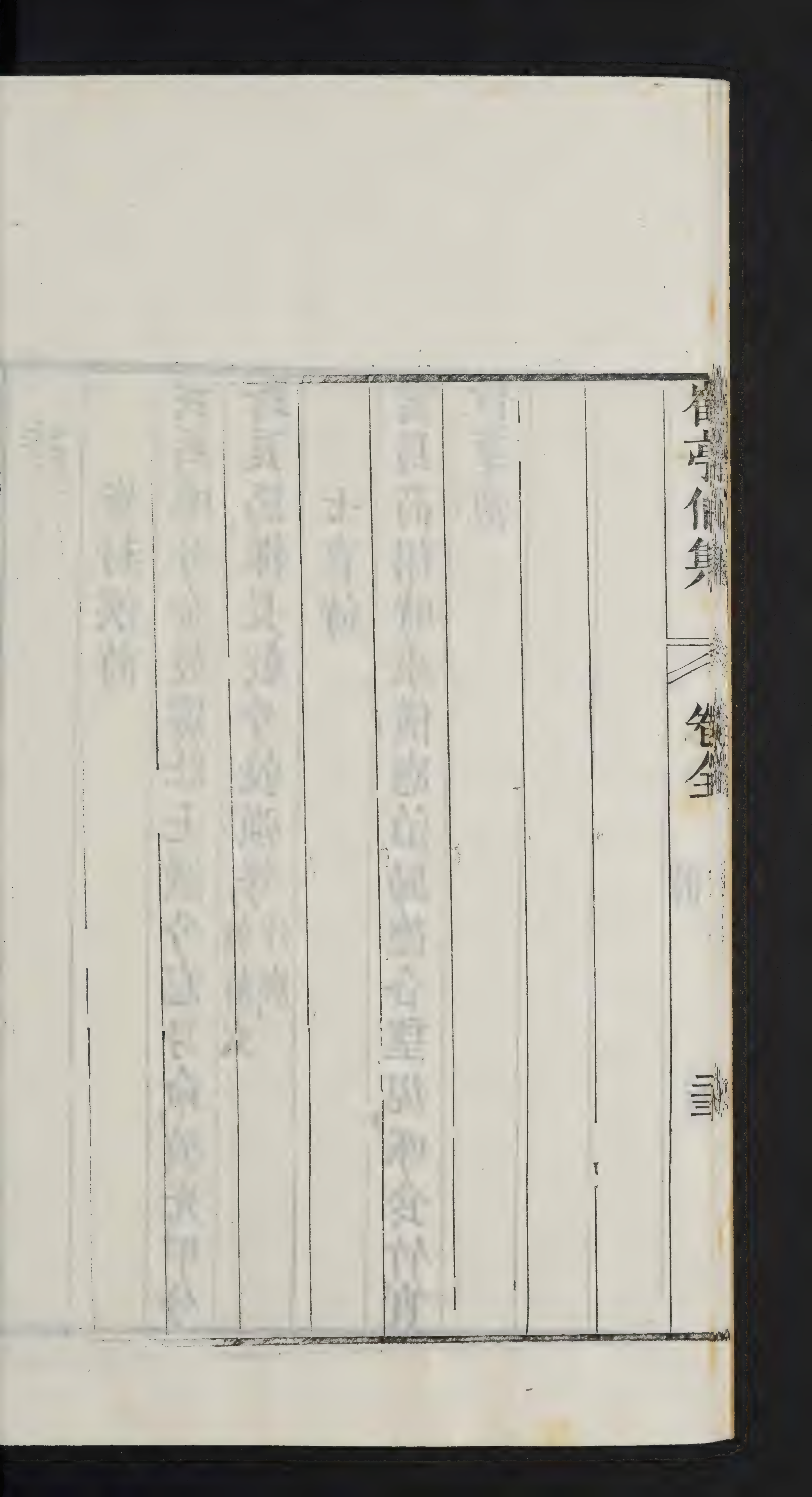
詩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彀强弩、彀藝文作廓、

七言詩

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啄食竹實飲華池、



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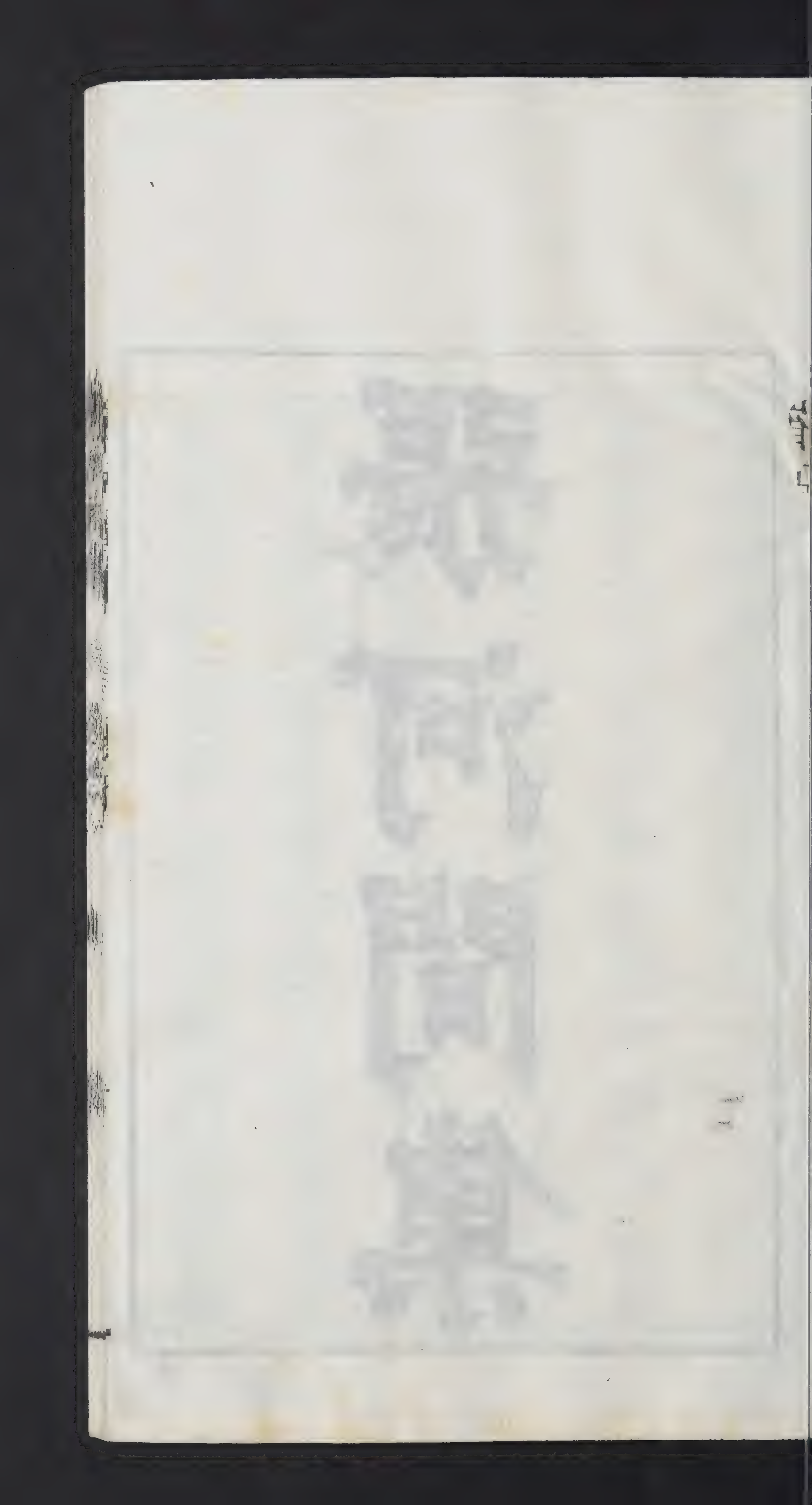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生子篆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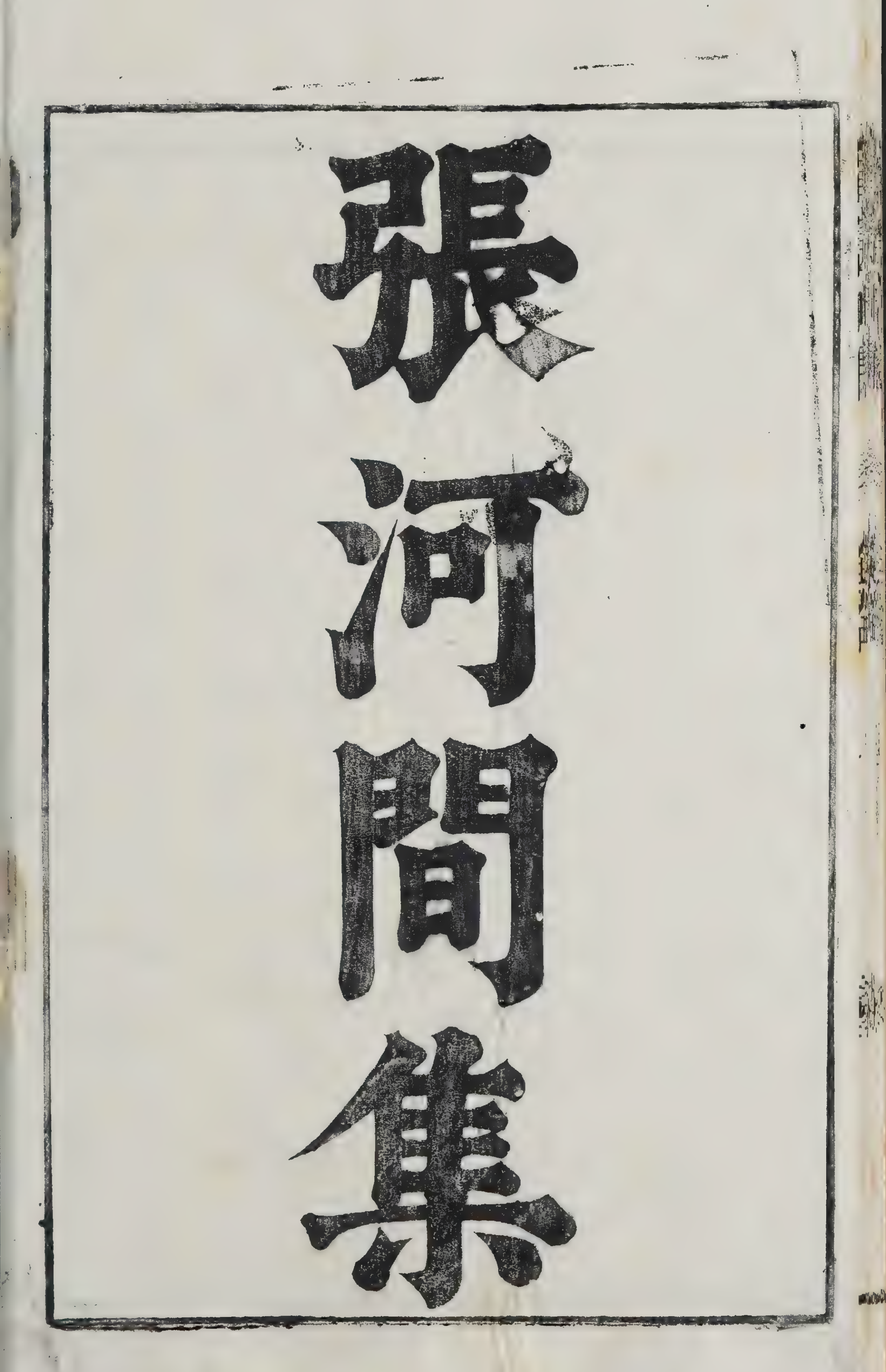
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寍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

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

十一篇、

崔亭伯集終





張河間集

張河間集題辭

東漢之有班張猶西漢兩司馬也相如無史子長無賦孟堅兼之豈後來者欲居上乎抑其文不能齊也平子官侍中請專史職條錄三皇更攺僣紀龍門之志也上書不聽典章散略

誰之咎歟渾儀靈憲綱絡天地振龍發機懸驗若神子雲復生未容抗跡二京之賦覃思十年長楊羽獵風猶可續崔子玉作碑稱河間制作譬諸造化想慕若此甯異乎子耽好玄經嘆爲漢四百歲書哉政權下夷圖讖

繁興發憤陳論務矯時枉斯又昔者
楊雄所無也同聲麗而不淫四愁遠
摹正則蔡邕翠鳥秦嘉述婚俱出其
下謂之好色謂之思賢其曰可矣時
有遇否性命難求與世汎汎曷若歸
而諷河洛六藝八十一篇乎始于應

問終於思玄固乎子之生平也

婁東張溥題

張河間集目錄

誥

表

書

張河間集目錄終

張河間集卷之一

漢南陽張　衡著

明太倉張　溥校

賦

西京賦 薛綜註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奓忲言公子生于貴戚心志奓溢體安驕泰也泰或謂忲習之忲言習于靡好也公子雅好博知古事故學于舊史舊史太史掌圖典者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公子為先生言也安處猶

烏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勩於歡勞則徧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違猶易也言人慘戚則不能以驩逸勞苦則不能以施惠必有能易此者小謂庶人大謂王者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言帝王必欲順時居沃土歡逸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奢泰之俗言化之本還與沃瘠相隨逐推移也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

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爲咸陽。涘涯也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 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崤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贔屭作力之貌也 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鷄在焉。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 於前則終南太

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終南太一二山名也隆崛之類皆山形容也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小雅曰爰有寒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是之自出謂玉出自藍田之中也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澶漫靡迤陵原之形爲作近鎮也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嵕甘泉其處常陰寒日北至謂夏至時猶沍寒而有凍帝或避暑于甘泉宮故云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爲地之奧區神皐。神皐接神之皐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

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大帝天也翦盡也是時也兹為彊國者有六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宅居也詭異也初穆公夢然後六國竟滅秦果并而居之豈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五緯五星也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甚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天啓謂五星聚也甚教也謂婁敬之謀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伊惟也虔敬也

言此時豈惟不敢思居天氣四交之處邪謂東京也懷思也枌榆豐社高祖所起也豈惟不思歸處枌榆社之域都于洛邑也渝易也天使都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南北爲徑東西爲廣洫城池也裁制也八都猶八方也啓開也言采取八方異制以爲宮室之巧非復遵往日之故法也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覽比周勝故曰跨之也詩曰築室百堵今以爲陋周禮曰明堂九筵今又增之也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宮門立闕以爲表嶢者言高遠也䟽龍首以抗殿狀嵬峩以岌嶪亘雄

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抗舉也亘徑度也虹蝃蝀也謂殿梁皆徑度采畫五色如蝃蝀蝀有雌雄雄者色鮮好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殖於藻井井其華下向反披狎獵重接貌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華榱畫其榱也曜光也韡曄言明盛也彫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栭斗也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檻闌也皆刻畫又以大板廣四五尺加漆澤焉重置中間闌上名曰軒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城限也謂堦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爲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左有齒右則滂沲平之令輦車得上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刊削也坻崿鱗眴。棧齴巉嶮。殿基之形

勢也襄岸夷塗，脩路峻險，襄謂高也夷平也峻陡也險危也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姦邪也竊寶曰宄帝居謂太微宮五帝所居福猶同也太微宮陽時則見陰時則藏言今長安宮上與之同法矣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鐘橫曰筍植曰虡趪趪張設貌言大鐘乃重三十萬斤虡力猛怒故能勝之焉當筍下為兩飛獸以背負又以板置上名為業騰超也驤馳也言獸負此筍業已重乃有餘力奮其兩翼如將超馳者矣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皆殿與臺名也嵯峨崨嶫，罔識所則，形勢也不能名其所法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

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極北極也環猶繞也言宮觀臺榭樓閣之周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叛猶奐也赫戲炎盛也煇煌光燿也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厦耽耽九戶開闕周曰路寢漢曰正殿羣辟謂王侯公卿大夫士也屋之四下者爲厦耽耽深邃之貌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常侍謂閹官謁者寺人也蘭臺臺名也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虎威章溝未聞其意嚴更督行夜鼓著位也衛尉帥吏士

周宮外于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也植鎩懸猷。用戒不虞。植柱也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皆後宮別名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觀觀也謂內顧所覩皆盛好也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采五色也纖細也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金戺玉階形庭煇煇、形赤也煇煇赤色貌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崐崘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璘彬玉光色雜也珍美之物羅列布見煥

焉如崐崘之所生者謂其裁制雖專狹小於至尊然其靡麗之好乃過之也於是鈎陳之外、閣道窮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長樂桂宮皆宮名明光殿名也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變奇也態巧也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瓌奇也殫盡也言奇異之好日日變易皆所未嘗目見之物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坦大也憑滿也攄舒也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

之不可廬。廬居也時阿房巳壞故不得居也覗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也。覗覗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弘敷、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爽明也隆崇高也弘敷猶延蔓也旣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墆霓高貌也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訬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徑度也倍尋日常莖特也擢獨出貌也辨華敷大也刻陗升高也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檽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鶤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翔高

飛也伏猶憑也㩦臺上闌也頫低頭也蒼頡篇日霆霹靂也言臺之高於上低頭聽雷聲乃在下栢梁既灾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兼猶倍也所以順巫言也圖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甍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重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焉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岧岧亭亭岧岧高貌千仞也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

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崛高貌峙猶置也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瑶光與玉繩、消散也雰埃塵穢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明臺高旣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澂之中也上爲陽清又爲陽故曰重陽鬐脊也雲師畢星也臺高悉得覩之飛闥突出方木也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怵恐也悼傷也慄憂戚也言恐墜也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燾奡桔桀睽罛庨豁皆形貌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

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兎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檐板承落也轍轍高貌言皆采畫華采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內天梁之宮寔開高閽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欒輻輕騖容於一扉天梁宮名宮中之門謂之闈此言特高大爾雅曰熊虎爲旗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令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駕駟馬方行而入蘄馬銜也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戸萬謂閤道如雲氣相延蔓也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窔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宮中之門小者曰闈互相周通窔窱徑廷過度之意言入其中皆迷惑不識還道也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

墱道邐倚以正東、蹇産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從
建章館踰西城東入于正宮中也似閬風之遐坂。横西洫而絶
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内外潛通。閬風崐崘山名也洫城池也墉
謂城也絶度也言閣道似此山之長遠横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稱之曰金弛廢也潛嘿也
言城門柝尉不廢擊柝之備内外已自嘿通也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
臨太液滄池、漭沆、彌遠也漭沆猶混潒亦寛大也漸臺立於中
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
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𡾰、下嶄巖
以嵒齬、三山形貌也峩峩高大也長風激于別隯、起洪濤而

陽波淩石菌于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水中之洲曰嶹音島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濯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海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鯨大魚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羨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于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街大道也經歷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

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也廛里端直。甍宇齊平。都邑之空地曰廛甍棟也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第館也甲言第一也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言皆采畫如錦繡之文章也錡架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廓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隔門也崔豹古今注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旗亭市樓也隧列肆道也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瑰奇貨也方四方也奇寶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賣也兼倍也贏利也匱乏之

也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坐者爲商行者爲賈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士之人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昏勉也邪僞也優饒也言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僞之利自饒足恃也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寔實也蕃多也徒衆也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

如貙睚眦蔓芥。屍僵路隅。僵仆也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毛羽言飛揚瘡痏謂瘢痕也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甸師殷賑謂富饒也遷易也引致也言賈人多車栀相連屬隱隱展展重車聲也冠帶猶縉紳謂吏人也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右極盩厔。并卷鄷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

盩厔、山名因名縣暨言及也華陰縣故屬京兆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跨越也彌猶掩也大陵曰阜上林苑名禁禁人妄人也鼎湖細柳皆地名也鼎湖在華陰東細柳在長安西北長楊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云有五株柞樹繞褁也款至也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繚垣猶繞了也緜聯猶連蔓也四百餘里苑之周圍也植物草木動物禽獸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皆鳥獸之形貌也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驚風而揚波聚時如水中之高土也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叢生曰林木則樅

栝樱楠梓棫梗楓、樅松葉栢身栝柏葉松身梓如栗而小棫白桵也楓香木也嘉卉灌叢蔚若鄧林、嘉猶美也灌叢蔚若皆盛貌也鬱蓊菱薱、橚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皆草木盛貌也葩華也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芫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皋被岡、彌猶覆也言草木熾盛覆被於高澤及山岡之上也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篠竹箭也簜大竹也敷布也衍蔓也編連也町謂畝畝篁竹叢生也泱漭無限域之貌言其多無境限也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㮇杞、小渚曰阯金隄謂以石爲邊隒而多種杞㮇之木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以豫章本為臺館也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鼇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自鱣魦以上皆魚名也修額至折鼻皆魚形也詭類殊種多雜物也鳥則鷫鷞鴰鴇駕鵞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隼小鷹也論說也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寒氣急殺於萬物孟冬十月陰氣始盛萬物彫零飄飄雨雪貌慘烈寒也草木零落陰氣盛殺鷹犬之屬可摯擊也

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維綱也絡綱也謂其大如天地也振整理也衍申布也林薄草木叢生也蕩動也簸揚也謂驅獸也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謂禽獸驚走得草則伏遇木則棲非其常處苟寄而居值穴而託爲人窮迫之意起彼集此謂爲彼人所驚而來集此人之前霍繹紛泊飛走之貌前後無無有垠鍔言禽獸之多前却顧視無復齊限也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虞人掌拿獸之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罝綱也迒道也蹊徑也皆以網杜塞之也鹿牝曰麀麌麌形貌駢田偪仄聚會之意天子乃駕彫

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彫畫也天子駕六馬駮白馬而黑畫爲文如虎者翠羽爲車蓋黃金以飾較也古今注曰車耳重較文官青武官赤或曰車蕃上重起如牛角也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遺餘也儵爚有餘光也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旍蜺旄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棲謂畫其形於旗上雲梢謂旌旗之流飛如雲也弧星名通帛爲旍雄曰虹雌曰蜺華蓋承辰天畢前驅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畢網也象畢星也前驅載之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大駕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爲

省中侍御史載之遣副也匪惟翫好迺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持此秘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蝄蜽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陳列結也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積高爲京燎謂燒之莽草長謂深且遠也方言曰草南楚間謂之莽迥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燭照也海浦四瀆之

戸波盪搖動也沱落也 百禽倰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倰猶怖也遽促也騤瞿走貌奔觸唐突也言禽獸亡失精魂不知所當歸趨也反關入輪輻之間不須邀逐徃自得之趨向也邀遮也 飛罕潚箾，流鏑擂㩧，矢不虛舍。鋋不苟躍。潚箾罕形也擂㩧中聲也舍放也躍跳也矢鋋跳躍必有獲矣 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足所蹈為蹍車所加為轢僵仆也石細者曰礫謂所獲禽鳥爛然如聚細石也 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羂縊也結縛也竿竹也殳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為之或以竹為之揘畢謂撞柲也 叉族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㧙，攙捔貫刺之撞㧙猶

揘畢也白日未及移晷巳獮其十七八。晷景也獮殺也言日景未移禽獸什巳殺七八矣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詩云有集唯鷮翬飛也斥澤崖也毚狡兔也聯猭走也巒山也壑阬谷也自游鷮至此皆說禽獸輕狡難得也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絛末。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括箭括之御弦者舉飛也發駭走也青骹鷹青脛者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髬髵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眶深瞳子也皆謂猛獸作怒可畏者兕水牛類伉當也謂獸猛兕虎且猶畏之人無敢

當之者

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鬒鬤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

絳帕額露頂髻植髮如竿以擊猛獸能服之也跬踽開足也盤桓便旋也

鼻赤象、圈巨㹃、摣狒猬、批窳猰、犄枳落、突棘藩、

象鼻赤者怒巨㹃麏也怒走者為㹃謂能戾象鼻又穿麏以著圈狒獸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猬其毛如刺窳窫窳也類貙虎亦食人猰猰貐一曰獅子摣批皆謂戟撮之

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

靡拉摧殘言犄突之皆擗碎毀折也

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

輕銳謂便利捷疾也言如此者多也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陵猶升也山之上大

下小者曰巘昆駼如馬跂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嶺而獵取昆駼之獸杪猶表也獑猢猨類而白腰以前黒在木表擭謂掘取之也殊猶大也榛木也擗捎取之也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臯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嬖幸也昭儀後宮官也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車盤樂也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殫盡也窮極也所觀畢也遷延退旋也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息休也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數計課録校所得多少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懸之頒謂以所鹵獲之禽獸賜士衆也謂饗食士衆於廣野中勞

勤苦賞有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囊升觴舉燧既釂鳴鐘酒肴皆以車布之燧火也行酒則舉烽火以告衆也釂則鳴鐘鼓也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紋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膳夫宰夫也察廉皆視也貳爲兼重也空滅無也言宰人騎馬行視肴有兼重及滅無者詩有炰鼈清酤美酒也巾車命駕廻斾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巾車主車官也回車右轉將旋也相羊彷羊也池即所謂靈沼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豫章池中臺也簡省也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挂矢絲挂鳥上也飛龍

鳥名也沙石膠絲爲磻非徒獲一而已必雙得之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舟牧主舟官嬉戲也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爲畫芝草及雲氣以爲船覆飾也垂翟謂垂羽翟爲葆蓋飾建隼羽爲旌旗也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發引和言一人唱餘人和也葭管也校急之乃鳴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蝄蜽水神蛟龍類驚憚謂皆使駭怖也然後釣魴鯉、纚鰋鮋、掇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纚網如箕形狹後廣前魴鯉鰋鮋皆魚名搏掇皆拾取之名者

老也龜之老者神水豹潛牛皆謂水處也澤主水澤宮濫施罛罔也言不順時節常設之

擿漻澥、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攤鯤鮞、殄水族

藻藕拔、蜃蛤剝、漻澥小水別名擿捜謂一一周索也鯤魚子鮞細魚族類也攤殄言盡取之藻芙藻蜃蛤蚌也逞欲畋魰、效獲麑麌、摎蓼浶浪、

乾池滌藪、逞極也鹿子曰麑麋子曰麌所求徧也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遑暇也言且快今日之苟樂焉能復顧後日之長久也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天下已定貴在安樂極意恣心何能復顧後日之傾陁也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平樂館大作樂處也襲服也李尤樂觀賦設平

樂之顯觀處金商之維限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攢聚也紛猶雜也瑰奇也麗美也奓靡奢放也程課其技能也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衝狹謂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鷰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揮霍謂丸劒之形也走索以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絙者也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華山為西岳峨峨高大貌參差低仰貌神木松栢靈壽之屬靈草芝英朱赤色離離實垂之貌

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也羆豹熊虎皆爲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蜲蛇聲餘詰曲也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託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飄飄霏霏雪下貌皆巧僞作之複陸重閣轉石成雷複陸複道閣也於上轉石以象雷聲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增響重聲也磅礚雷霆之音如天之威怒巨獸百尋是爲蔓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蔓延也欻之言忽也僞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樓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嵬也皆僞所作也恠獸陸梁大

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皆僞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踆踆大雀容也僞作大白象從東來當觀前行且乳鼻正轔囷也海鱗大魚也僞作大魚從東方來當觀前而變作龍蜿蜿蝹蝹龍形貌也 含利颬颬、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容也驪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爲蓋蓋有九葩之采也作千秋蟾蜍及千歲龜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 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化異也 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

售、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黄公又于觀前爲之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懷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

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逞林、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樹植也旃謂旛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程猶見材伎能也翩翻戲橦形也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連

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於橦末作其形狀彌猶極也言變巧之多不可極也

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彎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橦上作之

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酲飽也萃猶至也於是游戲畢心飽於悅樂、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

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

尊就𣅀懷璽藏紱、要或爲徵天子印曰璽紱便綬也懷藏之自同𣅀者也旋閭闔、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彰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掖庭今官主後宮擇所驩者乃幸之嬿婉美好之貌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跐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羆、中堂中央也秘言希見爲奇也更遞也奏進也清商鄭音嬋娟跐豸姿態妖蠱也縱體舞容也迅疾赴節

相越也相鶴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睞藐流盼一顧傾城振猶掉也朱屣赤絲履也舞人特作長袖颯纚長貌也要紹謂婣嬋作姿容也修爲也態嬌媚意也菁華英也睞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流盼轉眼貌也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下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逞娛也娛樂也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嬌亦如此也自君作故何禮之

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旣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眈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朞一匝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杇、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茂、沃肥也豐饒也殷盛也阜大也謂左崤函右隴坻前終南後高陵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極意而夸泰之馨烈益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

寡未一隅之能覩鄙生公子自稱謙辭也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也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掩覆也三皇以來無大于漢者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為節愛不念唐詩所刺邪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言我不解何故反去西都從東京置奢逸節儉嗇也說猶分別解說

東京賦 薛綜註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有間謂有頃之間也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恠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也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胸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爲貴以東爲賤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苟猶誠也言實誠信胸臆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宜其陋今而榮古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其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聞古事爲榮貴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

何其以温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如奈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温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返惑于此事論語日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王褒責髯奴曰研覈否臧

周姬之末、不能厭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闈、卒於金虎、姬周姓也末謂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主金金白也

嬴氏傅翼、擇肉西邑、嬴秦姓也周書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傅翼謂著翼也傅與附同

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强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爲國好不復顧于禮法也

楚築章華於前、

趙建叢臺於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一朝教之于前在春秋之時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園之三月于後在六國之時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言秦以天下爲大場喻七雄爲鬬雞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王子名政說文曰擅專也莫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無如于我也乃構阿房、起甘泉、三輔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爲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結雲閣冠南山、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齊冠覆也南山終南在長安南

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遇逢遇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管毛詩載芟載柞左傳周任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悚悚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跼蹐恐懼之貌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跼傴僂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蹐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頭敺以就役、唯力是視。謂不復知民有緩急與饑寒唯趨敺令作力而已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忍堪也言秦世天下之民若擔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膊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籙謂當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共定事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掃除也項項羽也垓地名漢王圍項羽于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紲猶繫也子嬰秦子嬰出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止爲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謂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天下新造草創不暇改作如禮制也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視也翫習也阿房宮名漢書曰梧齊侯陽城人名延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規圖也踰越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善也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于周家之堂觀視也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夸麗睹今日之滅小皆以爲陋然高祖猶已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

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過也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造區夏 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為故文景之際號為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 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武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宇啓開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太山升禪肅然 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呼韓並國名左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 咸用紀宗存主、

饗祀不輟、咸皆也紀録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輟止也凡天子五世則廢今廟不遷毀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絕時銘勳彝器、歴世彌光、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勳功也歴經也彌益也銘勤也勒銘于宗廟之器鐘鼎萬祀彌益光明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專論說爽差之過失者也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爲美談也宜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黄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

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此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遣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侈婬放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討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盍猶何不也覽視也自寤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東京之行事心自覺寤邪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爲臣僕守位以人不恃隘害人謂衆庶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爲牢固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荅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固反易守乎秦負

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爲牢固終受二人所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曰小也豈如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徧求之卜瀍澗及黎水皆不吉鄭玄曰測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竪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雨總猶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

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泝洛背河、左伊右瀍**泝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西阻九阿東門于旋**謂東門在成皐西南十數里有旋阪形周屈故曰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于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廻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伊闕山名也轘轅阪名也廻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太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之嶽爲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山**底柱**

輟流鐔以大岯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輟止也温液湯泉黑丹石緇言泉水如湯浴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也黑丹石緇謂黑石雜色也言温液卽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所出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山有穴曰岫王鮪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虙妃攸館神用挻紀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挻紀謂告年紀之處也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

直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謂吉兆謂初造洛邑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于制度萇弘魏舒是廓是極萇弘周大夫也魏舒晉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日敬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為經途道也軌車轍也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為四方觀翼翼然也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緒統也圮絕也漢家不居于洛故宗廟之統中途廢絕也巨王莽字巨君也猾狡也間候也釁隙也神器帝位也言

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處高位載年也三六十八年謂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于於也蒸衆也罔無也言是時衆民無敢有二心于莽者毛詩曰于時言言尚書曰蒸民乃粒威畏也重猶多也謂天下所畏已者多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世祖光武也忿恚疾王莽威重如此也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祖所起之處也劭爲更始大司馬討王郎于河北北爲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喩聖人之興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授與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喩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欃槍旬始羣凶靡餘**欃槍星名也謂王莽之在位如妖氣之在天世祖除之凶惡無餘爾雅曰彗星爲欃槍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

凶賊無有遺餘也區宇乂甯思和求中天地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乂
安思求陰陽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睿哲玄覽都茲洛宮睿聖也玄通也
言通見此洛陽宮也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言當止
居是洛邑必有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既光厥武仁洽道豐止戈曰武
謚法曰功格天下曰光尅定禍亂曰武洽合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謚光武言仁義之道
大豐盛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故封泰山勒功于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史記曰崇高也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逮
至顯宗六合殷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顯宗明帝號也六合天地四方也
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德陽皆殿名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

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啓，開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爲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于東也。西爲金，主義，音爲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于西。）飛雲龍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易曰：雲從龍。爲木獸。春路，東方道也。）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象魏，闕也，一名觀。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謂懸書于象魏，浹日而斂之。）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皆以休令爲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飛

閣神行，莫我能形。言閣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渚水渚也戲游也躍跳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蠵龜類也凡此物謂取有時非時則恣之游戲不驚動也永安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鴡鳩麗黃，關關嚶嚶。永安宮名也修長也冬青謂不彫落也水稱陰幽流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水黑色故曰玄泉洌清澄貌爾雅曰鸒斯鵯鶋郭璞曰鵯鶋匹鳥腹下白又曰鶻鵃鶻鵃郭璞曰鶻鵃

似山鵲短尾青黒色秋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
爾雅曰鳭鳩王鳭也郭璞曰鳭鳩鵰類又曰鶬
鶊鶯黃也鸝黃黒也關關嚶
嚶謂音聲和也鸎麗古字通於南則前殿靈臺、
鯀驩安福、前殿露寢也靈臺臺名也鯀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陽殿之南謻門
曲榭、邪阻城洫、謻門冰室門也臺有木曰榭阻依也洫城下池冰室門及榭皆
屈曲邪行依城池為道也奇樹珍果鉤盾所職、奇異也珍貴也鉤盾令官
主苑小西登少華亭候脩勑、登升也並有亭有候也修治勑整也謂西
園中有少華之山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
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
三龍相糺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也
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尚質也言殿舍之多

其戶或西或南也我后謂明帝也宴安息止也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蝸蠯與菱芡洪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三十里阜多也豐饒也內多魚鼈外饒蘆葦也蝸螺也菱芰芡雞頭也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為大場于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在城西龍雀蟠蜿天馬半漢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容也瑰異譎詭燦爛炳煥瑰奇也譎詭變化也燦爛炳煥潔白鮮明之貌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言皆合于禮故奢不至侈儉不至陋也規摹遵循趣意也度先王之法度舉動合禮之意也家語曰公甫之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

禮畢儀具具足也言觀王之光明禮儀皆備具也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卽成之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勞苦也逸樂也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三宮明堂辟雍靈臺頒布也常舊典也所以行敎化布典禮之宮也復廟重屋也重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謂宮室之飾圓者象天方者則地也鄉方也言頒政賦常隨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春居青龍左个造舟清池惟水泱泱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毛詩曰造舟爲梁泱泱水流貌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

臺謂於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進善也衰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衰減者拒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録其能否謂辟雍也

馮相觀祲所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正日也羣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言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享天子也

百僚師師于斯胥洎。尚書曰百僚師師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胥相洎及也言元日百官於此相連及而來朝賀也

蕃國奉聘要荒來質、謂王侯蕃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盡來朝見

具惟帝臣獻琛執贄、具之言俱也獻貢也琛寶也執持也贄禮也言蕃國來貢者謂隨土所出寶而貢之也

當覲乎殿下者

蓋數萬以二覲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于殿下者可數萬人分于闕下夾道爲二部爾乃九賓重臚人列言鴻臚所主羌胡之人皆羅列于朝廷也崇牙張鏞鼓設崇牙栒簴上板作刻錯者橫曰栒植曰簴張謂樹之以縣鐘鼓也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言虎賁中郎將主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鎩而相對也交鎩謂交加而設兵器也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曰龍輅充滿也庭朝廷旗謂熊虎爲旗爲高至雲故曰雲旗也楚辭曰載雲旗之逶夷拂至也霓天邊氣也夏正三朝庭燎晳晳夏家建寅之正漢家所用也三朝歲月日朝晳晳光明也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撞鏗也伐擊也靈鼓六面鼓也

旁四方也震驚也八鄙四方與四角也軒磕隱訇鐘鼓之聲也霆霹靂也迅疾也言鐘鼓之聲又若雷霆之相轉急風之迅疾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于東廂警謂清道也輦人挽車彫謂有彫飾殿東西次爲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通天冠名也佩帶也璽天子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垂也皇大也組綬也干將劒名越絶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白與黑謂之斧扆屏風樹之坐後也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爲緣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鄭玄曰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

帛之贄既奠。百辟諸侯也司主也儀法也辨別也言百官有分別者謂司主之次也班位次也謂尊卑有差等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壯觀言天下之人壯大觀覽也禮記曰天子穆穆諸矦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威儀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矦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羨延也登進也謂命之上殿也天子從中階諸矦從東西階言機微之事日有萬種詢謀也謂與謀朝政有所先後者也恤憂也隱痛也眚病也言有隱痛不安者今憂恤之也隍城下坑無水者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

荷負也怠懈也皇暇也言無有懈怠于宵靜者謂常有所憂也**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發開也京大也禁藏也賚賜也皇僚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散發禁庫之財無問貴賤皆賜及之**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周禮曰膳夫主食之官熟曰饔腥曰餼浹偏也家陪謂公卿大夫之家**春醴惟醇燔炙芬芬**醇厚也燔炙謂炙肉也芬芬香氣盛也**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康樂也具俱也言君臣皆歡樂而和說也已止也踆退也謂品秩官僚等竝止事而退還**勤屢省懋乾乾**屢數也省察也懋勉也乾乾敬也**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協同也淳厚也玄天也自然通神明也言帝如此清惠之風同於天德醇厚之化通於神明也**憲**

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靈卽謂堯舜也愆過也齊同也軌迹也言有事能思信與先聖同軌迹也

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國于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者也耿清也旅陳也謂有清潔者也言丘園中有隱士貞潔清白之人聘而用之也束帛謂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于上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

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上謂君下謂臣式用也盤樂也言君情通于下臣情達于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將欲也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清潔也周禮以

正月上辛郊祀告于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秋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祈求也玄天也玄黃天地言天子祭天地之際思念所以盡其忠敬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殫盡也獻進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帝之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整理也冕所謂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種鄭玄曰長一尺七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珠玉飾之也法服謂衣服並有法度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笄簪也謂以玉飾之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袷輅次車也次車樹翠羽為蓋如雲飛也今世謂之羽蓋車也建辰旒之太常紛焱

悠以容裔，辰謂日月星也畫之于旌旗垂十二旒太常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紛盛也悠從風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風鼓動旌旗紛紜盛亂如火花之飛起　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六六馬也玄黑也天子駕六馬騰驤趨走也奕奕光明貌沛艾作姿容貌也　龍輈華轙，金錽鏤鍚，輈車轅轅端上刻作龍頭也華采畫也　方釳左纛，鉤膺玉瓖，方釳謂轅旁以五寸鐵鏤鍚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之轅兩邊恐馬相突也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騑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鉤膺當胸也瓖馬帶玦以玉飾　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也噦噦和鳴聲鉠鉠小聲　重輪貳轄，䟽轂飛軨，蔡邕獨斷曰乘輿重轂外復有一轂

副轄其外乃復設轄然重輪即重轂也飛鈴以緹紬廣八尺長拄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蔡邕月令章句曰䟢鏤也

羽蓋葳蕤葩瑵曲莖

羽蓋以翠羽覆車蓋也葳蕤羽貌葩瑵悉以金作華形莖皆曲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瑵同

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

五時之服各隨其車各一色以為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為旂也鞶今之馬大帶也纓馬鞅也

立戈迆戛農輿輅木

戈謂木勾矛戟也戛長矛也矛置車上邪柱之是謂戎輅農輿無蓋所謂耕根車也言耕稼于籍田乘焉無飾故稱木

屬車九九乘軒並轂

副車曰屬言相連也屬車有藩者日軒皆在後為三行故曰並轂

琿弩重旃朱旄青屋

通帛曰旃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屋青作蓋裹也

奉引

既畢、先輅乃發、奉引謂引道者言引道之次已定前車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鑾旗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爲之雲罕九斿、闟戟轇轕、雲罕旌旗之別名也九斿亦旗名也闟鋋也轇轕雜亂貌髶髦被繡、虎夫戴鶡、髶髦髦頭茸騎也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駙副馬也承華廐名也言取華廐之蒲梢以爲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廐總輕武于後陳、奏嚴鼓之嘈囋、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嘈囋鼓聲也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戎兵也士士卒也介甲也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金鉦鐲鐃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之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

旆已迴乎郊畛、清道謂蹕止行者列猶次也言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羅列有次肅肅敬貌習習行貌隱隱衆多貌轔轔車聲也殿後軍也旆前軍也郊畛謂郊界也言從之多後猶未出城闕前已迴于郊界也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盛猶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于神明也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出竹雷鼓鼝鼝六變既畢、雷鼓八面鼓凡樂六變爲一成則更奏畢盡也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狹以翟雉尾飾之舞人頭戴一行羅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謂今麥策花也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元大也祀祭也稱舉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羣岳衆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

乎太一、颮飛颮也熛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于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魄寶也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歆饗也顧眷也

祚報也靈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親人主之明肅顧饗其馨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對也言尊祭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皇帝配之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辨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帥循也摧至也言五帝總集至明堂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熛怒也河圖曰四靈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

黑帝神名協光紀今止云四靈謂除赤餘有四懋悅也懷安也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改易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謝而欲享祀也廣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卽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肫冬稻鴈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爲之躬猶身也物牲辨省、設其楅衡、物牲謂祭祀之牲物皆偏省視之也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滌濯謂洗滌也靜潔也嘉善也孔甚也言禮儀甚鮮明也萬舞奕奕、鐘鼓喤喤、萬舞干也奕奕舞形也喤喤鼓聲也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靈皇神名

謂先帝也言先帝之神顧慜子孫享其飠也神謂先神也具俱也止巳降下也穰穰衆多也

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農祥天駟即房星也晨時正中也謂正月初也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天子車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巳、禘郊謂祭天于南郊也言天子籍田千畝必須親耕者爲敬其祖考用充宗廟之粢盛故云勤巳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兆民謂百姓也疆田畔也耘去草耔壅本也春日載陽、合射辟雍、陽暖也言春三月之時與諸侯合射辟雍行禮教設業設虡宮懸金鏞、設施也業栒上板刻爲鷹齒捷業然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以施設縣之宮中也鏞大

鐘也鼖鼓路鼗、樹羽幢幢、鼖大鼓也鼗小鼓也幢幢羽貌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言備具也物禮物也射之禮物並有咎飾也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伯夷唐虞時明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陳故云坐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言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之乏以韋為之護旌者之禦矢也司旌謂執旌司射中當舉之周禮曰服不氏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曰乏之音為匱乏之乏爾雅曰厞隱也并夾既設、儲乎廣庭、并夾鉗矢者周禮曰射則取矢也言侯高則以并夾取之也儲待也廣大也謂張設於大庭以待天子也於是皇輿夙駕、蕈於東階、蕈之言却也謂却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

天光於扶桑、須俟也消不見也揺滅也言晨時啓明先見尚有餘光日出乃不見霞日邊赤氣也謂天子須啓明光消霞滅日上扶桑乃就乘輿也禮天子日出乃視朝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玉輅謂玉飾之也鄭玄禮記注曰撫猶據也東都賓曰登玉輅乘時龍發舉也鏗猶擊也華鐘謂有篆刻文故言華也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攝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星主廻轉並備于車上徐行至于射宮射宮謂辟雍也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展謂舒陳器物也物具謂器物皆具備也王夏樂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闋終也決拾既次、彤弓斯彀、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捍著左臂也彤弓謂有刻畫也彀張也達餘萌于

暮春、昭誠心以遠喻、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也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射義曰射所以觀德也崇猶興也業射業也滌蕩去也言有貪婪嗜慾者皆滌蕩去之也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遻鶩、衍布也方道也激感也遻遠也鶩馳也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狵尾也日月會于尾謂十月時也疚病也民勞病于歲事到此月乃終也故天子愍恤勞來之因休力以息勤、致懽忻於春酒、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言天子親執鑾刀袒右膊而割牲以示敬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

焉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敬宜也儀禮也毛詩曰敬慎威儀視民不佻毛萇曰佻偷也我有嘉賓其樂愉愉嘉賓謂三老五更也愉愉和悅之貌聲教布濩盈溢天區布濩猶散被也天區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愛及之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既已也昭明也宣猶發也言文武之教無處不臨三農之隙曜威中原隙閒也曜威謂治兵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事先期日勑戒羣吏修獵具也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盡也率斂也鳩聚也囿苑也囿謂集禽獸于靈囿之中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備也乃御小戎撫輕軒毛詩曰小戎俴

收謂小戎之事輕便宜畋獵鄭玄曰輕車驅逆之車中畋四牡、既佶且閑中畋謂馬調良而可用獵者毛詩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若林言多也繽紛風吹貌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迄至也結止也徒衆也營域也上林苑名次和樹表、司鐸授鉦、次比也和軍之正門爲和也表門表也司主也鉦鐸所以爲軍節坐作進退、節以軍聲、言聲中進退取鉦鐸之聲爲節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人畢有不用命者斬之若牲也陳師鞠旅、教達禁成、陳師猶列師衆也鞠之言告也教達謂三令五申禁令已行軍法成也火烈具舉、武士星敷、具俱也敷布也言武

士獵徒如星之布也鸞鶴魚麗箕張翼舒鸞鶴魚麗並陣名也謂武士發于此而列行如箕之張如翼之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掩覆也迒迹也謂車軌之塵適自覆跡言得遲疾之中也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升進也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毆解罘放麟極盡也輿衆也勞罷勞也大鹿曰麟解散也罘罔也周易曰王用三毆失前禽也毆與驅同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窮極也訓教也殫盡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卽昭明人君行仁之道謂崇儉故也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天乙殷湯名也弛廢也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儀則也姬伯文王爲西伯也澤浸

昆蟲威振八寓浸潤也八寓八方區宇也好樂無荒允文允
武允信也無荒言不好荒淫之樂信與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薄狩于敖既
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
也璅璅小也言鄙不足說也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亦以小不足可數也爾乃
卒歲大儺毆除羣癘卒終謂一歲之終儺逐疫鬼方相秉鉞
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侲子童男童女也丹朱也玄製
皁衣也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
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煌火馳而星流
逐赤疫於四裔煌火光也馳競也赤疫疫鬼惡者也四裔謂四海也星流謂羣

鬼競走煌煌然如火光之與星流也然後凌天池。絕飛梁。凌升捎也

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戾之鬼名捎殺也斮擊也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清冷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未知所在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魖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殲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兒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八靈爲之震慴。況魃蜮與畢方。魃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領衆鬼

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目察區陬。司執遺鬼。察觀也區陬隅隙之間也司主也謂于度朔山主執遺餘之鬼也京室密清。罔有不韙。密靜也清潔也罔無也韙善也謂無復疫癘皆得安善也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庶衆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疫癘既無陰陽乃和衆物育養也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征巡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乘輿天子也岱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勑東方諸侯課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衡秤也軌法也寒燠猶苦樂同一齊皆使中不參差也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省察也幽暗也黜退也陟升也謂有功者進無

功者退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反旆謂迴還也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息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俟待也閶風秋風也祠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逝也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岳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嘉田畯之匪懈。勤致賚于九扈。嘉善也畯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慶福致賚于九扈使民不淫放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眇視也摹法也言

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爲遠期規欲以爲萬代之大法也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悆悆甯也歸謂西征旋乃釋吏士之劬勞祭祀受多福以安甯也總集瑞命備致嘉祥總會也集聚也祥神也即騶虞澤馬之屬也瑞應也即鸞鳳之屬也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圉牢養也林氏山名也騶虞義獸也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甯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鵠五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甯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植猶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平有不平處其華則向其方傾中唐堂塗也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惠恩也洎

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也北僰丁令。南諧越裳。僰諸皆和蠻令九眞是也丁令國名也越裳南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言始至中國者也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京京師也規法也盤庚殷王之名也斯干謂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就儉約合斯干之美發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言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軒轅齊其功德爲作也事業也永長也孔甚也以無爲

爲功以無事爲業澹然不煩瀆也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尚其樸素也孔子曰克已復禮馬融曰克已約身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簡猶畧也藏抵皆謂不取之謂儉故也翡翠不裂瑇瑁不蔟翡翠鳥名也瑇瑁琢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爲玩飾也不蔟不乂蔟取之爲器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詐僞爲末忠信爲本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馨侯其禕而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悅樂也吁驚也禕美也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

朝階、覿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生于階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者以證知月之小大堯時莢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蒔也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植之方當生於朝陛得以數知月之大小謂蓂莢也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何也懷來也柔安也言皆安之也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潤故聲教與風皆翔恩澤與雲俱行也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我賴賴我也言萬物皆賴帝之恩惠以得所無復他求也德寓天覆輝烈光燭、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近也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

能屬。狹謂陋也趚趚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王禮法爲局小狹陋過五帝而遠馳則繼三皇之跡也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避遠也武迹也屬逮也誰敢謂今所駕者遲而不能逮言必能逮也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懿美也罄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粗猶畧也賓西京也梗槩不纖密言粗舉大綱如此之言也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若流情放心不自反痡瘵恣意所爲湎樂無禮以爲節終後卒當罹其憂禍卽秦皇王莽是也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其言甚非也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

況纂帝業而輕天位、言挈缾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纂繼也今如公子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荏居天王之尊位而禪於董賢瞻仰二祖、厲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瞻望高祖功庸甚勤苦而得之也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皇高祖也昔秦始皇東游爲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柏人亭幾爲貫高所中輜重車也焉言安

也如往也公子説微行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黈纊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珮以制容鑾以節塗佩爲行容行鑾爲車節行不變玉駕不亂步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鑾和響並謂君之禮法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兎却退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何惜言不愛之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斂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方將也生類謂天下萬物之類也殄盡也謂任役使人常畏人

力盡也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之謂也山無槎枿。畋不麑胎。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麑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獲胎拾卵校獲麛麑也漢書昔先王山不槎蘖畋不殺胎草木繁廡。鳥獸阜滋。繁滋也廡盛也阜大也滋益也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為勞苦不以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民武帝時卜式入錢以助官也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雍和而廣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洪恩素蓄。民心固結。洪大也蓄積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積恩施惠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也執義顧王。夫懷貞節。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分也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忿姦

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慝惡也統嗣也替廢也謂忿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廢也玄神也譎變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而成變計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也勦盡也媮猶偸倖也仇讐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偸倖須臾之樂不知人民共怨已當成大讐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殫盡也寵驕也忽忘也生憂謂生已之憂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寵極驕逸之樂忘人叛已之為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夫水所以

載舟亦所以覆舟（覆敗也）堅氷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于初所以尋木起於牙蘖洪波出于涓泉）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昧早也丕大也顯明也怠懈也謂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譬如爲人裁衣始制之洪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頽牆填壍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慾尤（系繼也亂理也相如上林賦曰乃命有司隤墻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揚雄羽獵賦曰放雉兎收罝罘規猶諫也祇適也慾短也尤過也言不能補其慾過）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

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陵踰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傳萇弘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言尊卑所以為國今反陵之故非所以經國柝守夜所擊木也顛隕也持扶也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東謂函谷在京之東西朝則京師也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所習為心所好愛者卽學翫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衆聽者疑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齊同也咸池堯樂也鼃咬淫聲也言咸池之音本不與鼃咬同而衆聽者乃有疑惑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諭安處先生也言西京奢泰肆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衆人觀之

謂是其一唯安處先生得知其指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客斥公子謂聞東京文義之道若醉飽焉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自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也罔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罔然猶惘惘然也醒病酒也朝罷久倦夜不卧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褫魄亍離其身今公子亦如之也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公子本以奢侈為美談今見先生述東京之德所以忘美失夸也良久頃乃後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學者非正也言巳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

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錄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泯滅也睹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也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說遂達矣

張河間集卷一終

